



(接上期)

大伙儿一阵劝说后，又替李大勋合计去还是不去，但他们合计再三，末了还是劝李大勋前去。李大勋这时倔劲已消，觉得大伙讲的话也有道理。班主要抢大梅，是不会改变的，若要保护大梅，还是自己前去为好。然而，他还是提出了三个条件：一是不能带枪去，人要少，二是抢来后要征求大梅的意见，是走是留要有自由，三是在大新店戏班，要保护好她的人身安全。

罗班主同意了李大勋这三个条件，于是李大勋仅带一人，直奔临颍县樊城镇。

自从大梅在双庙对戏唱红之后，樊城戏班当然也随着名传四方。班主觉得脸上有光，不仅把大梅视为掌上明珠，而且对戏班人员也全都高看了一眼。为了给自己添彩，他还给戏班新添了一些行头，买来了新的乐器，以进一步扩大戏班的影响。大梅对这些则如同未见，仍像先前一样每天照常跟班唱戏。

一天夜晚，戏班到樊城镇附近的芝麻庄演戏。戏散之后，大梅像往常一样，走下戏台便一个人匆匆返回镇上。这些天她确实太累了，为此她抄了一条乡间小路，以取个近道好快些回去休息。

这天是个阴天，天上乌云密布，路上黑乎乎的。路过一个小树林时，大梅突然看见一个男人从树林中走了出来，迎头拦住了她的路。大梅虽说胆子较大，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夜路上，被人拦住她还是大吃一惊，口中就要大喊“拿贼”。然而没等她喊出口，却看到师兄李大勋闪现在了面前。

大梅见之不禁心中一愣，她想不明白师兄为何恰在这时出现，若说他是前来营救自己，却不见他去阻挡那个拦路的男人。于是她又想到自己与师兄分别已是一年有余，难道他在这段时间里干起了拦路劫夺的勾当？但她又知道师兄不是那样的人，特别是她又想到去年在小阁庄对戏时，是师兄暗中助了自己一臂之力，方使得双方戏班对个平手。为此，她禁不住开口叫出声来：“师兄！”

李大勋这时已靠到心疑的大梅身边，耳语说：“我是来叫你的。”大梅不解大勋之意，反问道：“叫俺？”她又打量了一下站在身边的那个拦路男子，心疑更重道：“你叫俺去哪儿？”李大勋回答道：“去大新店戏班，跟我一起唱戏。”

大梅知道李大勋和自己一起离开南将罗戏班后去了大新店戏班，但大梅

第五章 险脱危厄—申凤梅江湖历险(二)

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她觉得樊城戏班对她不错，再者娘和哥哥、妹妹都随她在戏班，所以她不能跟了师兄前去。为此，她立即开口拒绝说：“那怎么成！”

然而，时间没有容许大梅再往下讲，李大勋向那男人把手一招，他俩架起大梅便往树林走去。李大勋边走边对大梅说：“师妹，你可千万不要吭声！”大梅心中恼了，怒斥李大勋说：“你这不是要抢我吗！”

大梅与李大勋这边一阵耽搁，戏班的其他人已经三三两两回到了住地，可他们回到住地却怎么也找不见走在前边的大梅。他们担心大梅出现意外，一面分头去找，一面派人报告给了班主。

班主闻听大怒，提枪立即冲出了家门，出门又见戏班来人禀报，说是几条路上都没找见大梅的影子。班主知道各处戏班常派人来挖大梅，大梅不见或许是被别的戏班抢去了，为此心中更恼，吼叫起来：“快找，找不见大梅，我毙了你们！”随之他举起手枪，竟向空中“砰砰”连放三枪，并命令保长、甲长全部出动，全镇戒严寻找大梅。

班主的三声枪响，划破了樊城镇阴沉的夜空，也给抢角的李大勋发来了事已闹大的信号。他知道他们必须快走，但又不能再走道路。于是，他们架着大梅走出树林，不再上路，而是隐在庄稼地里快速向前行走。大梅虽然不想跟随师兄前去，但她深知事已闹大，若被班主抓住，师兄他们两个人就有可能遭到伤身之险。为了保护师兄，她便不再为难于他，顺从地跟随他们，拼命向大新店方向逃去。

然而逃到半路，大梅还是跑不动倒在了地上。李大勋见后十分心疼，又怕有人追来，不敢停歇，无奈他只有对大梅歉然地说：“师妹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这里不能停留，只有我背着你走了。”说着，他弓下身子，背起大梅便急急向大新店奔去。当微微的曙光降临之时，大新店来人接到了他们。

罗班主这样下力去挖大梅，当然便对大梅的演出抱有很大的希望。因而大梅头一天来到大新店戏班，第二天班主便安排戏班晚上演出《老包说媒》，让大梅饰演戏中的皇姑。大梅心中仍是不能割舍樊城戏班和镇上的乡亲们，当然也更不能割舍仍然留在戏班的亲人，为此她已反复对李大勋讲说了自己之所以随他前来，完全是因为怕闹出乱子伤了大勋之意，要他劝说班主让她回去。

李大勋深知罗班主为了抢夺大梅所下的狠心，当然也就知道自己虽然对他有言在先说让大梅来去自由，但是罗班主不会听自己的话。为此他便劝说大梅，往后推推自己再去对罗班主说，看他能不能让大梅离去。大梅看到了自己欲要离去的困难，还有藏在心中不能割舍的对樊城戏班以及对亲人的牵挂，这

都使她心中很不是滋味。

此处境地大梅把心一横，决计在晚上的演出中弄个扒场，让罗班主和戏班的人对她心生失望，放自己离去。大梅主意拿定，上场演出不一会儿，便假装忘词弄得戏演不下去。戏唱半截儿停演，罗班主气得脸都变了颜色。他正要发作，李大勋连忙过来低头俯身为大梅解脱，说什么大梅刚来，太累，又心中害怕，才演扒了场，请班主海涵。气恼的罗班主这才忍下这口气。

但是次日，一些怕被大梅抢去饭碗的演员则嫉恨她，说：“瞧瞧，这就是班主下力气挖来的名角，昨晚把戏演得比豆腐还烂。”更有人挖苦大梅说：“什么‘铁喉咙’，名气不小，张嘴稀松。”此言飞快地传到了正为大梅之事生气的罗班主耳中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只见他闻言即起，径直向戏班走去。

戏班院子里，李大勋与大梅正对坐在一张桌子前，谈说昨晚演砸之事。李大勋看到罗班主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，便知他是为了此事而来。为了保护大梅，平时对人从不折弯身段的李大勋，立即像换了个人一般，起身俯首忙给罗班主让座。

气恼的罗班主径直走到李大勋让出的座位前，一屁股重重地坐下。随后他顺手从腰间的枪套里拔出手枪，拿在手中擦拭，口中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大梅说：“你一个小姑娘家，竟敢演戏扒场打我的脸，改人我就不饶！我今儿个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想好好给我唱，还是真不会唱？”

大梅见此情景心中有些害怕，虽然刚才大勋已经反复对她讲说了利害关系，但她定下了要走的主意，为此，她闭口没有言说一语。罗班主见大梅不言，也便没有接着往下说，只是反复擦拭手中的枪。

一直待到手枪被擦得瓦亮，神情令人费解的罗班主这才再次开口说：“你是不想给我唱，想叫我放你走，是吧？所以你才唱戏扒场打我的脸，是吧？可是我对你说，我费这么大劲把你这个小姑娘挖来，是我罗某人高看您，你别自找没趣，那不可能！”

大梅坐在那里仍然不言一语。罗班主碰个没趣，随后便不再擦拭手中的枪，而是把手枪中的子弹一粒粒退出来，接着重新装上。如此反复，也不知道他将子弹退出又重装了多少回，大梅仍是坐在那里低头不言。邪恶的罗班主终于忍不住了，怒叫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小姑娘！想走？没门儿！”说完，罗班主猛地举起枪来，向飞过头顶的一只麻雀啪的一枪打了过去。那麻雀也是该死，恰被罗班主一枪打中，随着口中一声惊叫，身子已落在大梅面前的桌子上，砸下的鸟血溅了大梅一身。罗班主则看也不看一眼，收起仍在冒烟的手枪，起身

而去。

李大勋与众演员都看懂了罗班主的用意，齐来劝说大梅莫再硬抗，以免身受伤害。大梅也被刚才罗班主那一枪吓醒，无奈只有塌下心来留在大新店戏班，调整心态好好演戏。随着几场戏演过，大梅便以其实力让戏班众人和大新店观众心服口服，在大新店戏班稳住了脚跟。

然而，大梅这边在大新店戏班刚刚稳住脚跟，那边樊城戏班却又闹腾着要夺回大梅，一场会给大梅带来更大危险的计谋，已蕴酿成熟。

樊城戏班的班主探听到了大梅是被大新店戏班抢走的消息，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，立即找来镇上强人和戏班有武功的演员，一起商量夺回大梅之法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派出几个精干之人，潜往大新店先期打探大新店戏班与大梅的情况，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。

大新店戏班罗班主对戏班和镇上人员已早有安排，要他们细处留心，以防其他戏班特别是樊城戏班前来抢夺大梅。因而樊城戏班派来之人刚刚潜到大新店，就被早有准备的大新店戏班觉察。接着，他们就听到熟人传来的消息，说是樊城戏班要派人前来大新店戏班抢回大梅。

大新店戏班的人立即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罗班主，罗班主闻听也顿感紧张，为此他请求镇长派人前来帮他守护大梅。镇长也不怠慢，立即派出八个人，有掂长枪的，也有挎短枪的，帮助戏班人员日夜在戏班住处巡逻守护。这几个人将大梅守护得十分严密，当戏班赶场演戏时，他们就掂枪跟在大梅后边，大梅到后台化妆，他们就守在化妆室门口，大梅上台演戏，他们就守在两边的台口，戏演完后，他们又掂枪把大梅送到住处。

大新店戏班如此守护大梅，使得别的戏班抢夺大梅没有机会下手的消息，飞快地传到了樊城戏班班主的耳中。他听到这一消息勃然大怒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他大新店戏班欺人太甚！”说着拔出手枪的一声摔在了桌子上，咆哮起来：“他防守森严让我们夺不回大梅，我们也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咱就趁大梅演戏时给她一颗手榴弹，让他们高兴不成！”

(未完待续)

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